

A WORLD

【美】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冯洁音 唐良铁 毛云 —— 译

RRRLD

RES

A WORLD RESTORED

重建的

TTCOR

世界

EDD

界

【美】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冯洁音 唐良铁 毛云 译

A WORLD RESTORED

重建的
世界

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 1812-1822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 /
(美)基辛格(Kissinger, H.)著；冯洁音，唐良铁，毛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0 (2015.11重印)
书名原文：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ISBN 978-7-5327-6930-8

I. ①重… II. ①基… ②冯… ③唐… ④毛… III.
①国际关系史—研究—欧洲—1812~1822 IV. ①D8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8166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项目资助出版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 - 1822

Copyright © 1957 by Henry A. Kissing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图字：09 - 2013 - 936 (4) 号

重建的世界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 - 1822

Henry A. Kissinger
亨利·基辛格 著
冯洁音 唐良铁 毛云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姝 缪伶超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 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27.5 插页 6 字数 280,000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6930 - 8/D · 110

定价：6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9226000

致威廉·扬·艾略特

致谢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建议和帮助，他们听任我利用了他们的兴趣所在或善意。我对以下人士表示特别感谢：

麦克乔治·邦迪与我有过多次激动人心的谈话，并对部分手稿提出了批评意见。

卡尔·乔·弗里德里希鼓励我努力将历史研究与政治研究结合起来。

克劳斯·爱泼斯坦阅读了几乎全部手稿，利用他非凡的历史知识帮助我修改了一些结论。

斯蒂芬·格劳巴德阅读了部分手稿，有许多个晚上我们在一起交谈，使我产生了很多灵感。

约翰·康威诠释了保守主义的性质，令我获益匪浅。

科瑞恩·李曼校对了整部手稿，提出了许多极其有用的建议。南希·贾维帮助打出了手稿。

没有我妻子的耐心和帮助，这本书不可能完成。

我将本书献给威廉·扬·艾略特教授，在学术研究以及为人处世方面，我得之于他甚多，此生难以回报。

毋庸赘言，书中如有疏漏及不当之处，责任在我。

亨利·基辛格

目录

第一章 概述 1

外交活动的有限性——稳定国际秩序的要素——政治家的挑战

第二章 欧洲大陆政治家 9

梅特涅的性格——国际关系观——早期外交生涯——就任外交大臣——与敌合作的性质——拿破仑在俄国战败的涵义

第三章 不列颠岛国政治家 35

卡斯尔雷的性格——国际关系观——卡斯尔雷与英国国内体制——卡斯尔雷对梅特涅提议调停的反应——皮特计划

第四章 梅特涅与政治均势的定义 51

梅特涅的调停政策——对奥地利策略的定义——克尼塞伯克备忘录——对赴伦敦和反法同盟总部使节的指示——与亚历山大一世谈判——梅特涅的政治均势观——对施瓦岑贝格的指示——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性质

第五章 同盟的形成 77

梅特涅与奥地利的国内体制——合法秩序与革命秩序之间的关系——申明维护现状国家的政策——奥地利开始调停——合法秩序与革命秩序中协商的功能——德累斯顿会谈——布拉格会议——梅特涅外交的性质

第六章 同盟的考验 105

英国的同盟观——卡斯尔雷对梅特涅不信任——波兰问题——卡斯尔雷规划普遍同盟条约——同盟战争的问题——法兰克福提议——卡斯尔雷在欧陆的使命

第七章 同盟的危机 131

卡斯尔雷的同盟观——战争目标的功能——同盟的“合法性”——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相互理解——朗格勒会议——沙蒂永会议——第一阶段——特鲁瓦会议——定义战争目标

2 重建的世界

第八章 《肖蒙条约》与和平的性质 155

沙蒂永会议——第二阶段——对魅力型统治的记忆——《肖蒙条约》——波旁复辟——回顾与前瞻的和平协议——《巴黎条约》

第九章 维也纳会议 175

稳定的解决方案的要素——安全与合法性——维也纳会议的外交阵容——会议程序问题——波兰问题磋商——萨克森问题磋商——卡斯尔雷的国内困境——塔列朗加入四国同盟——一月三日的秘密联盟——最后协议——建立合法秩序

第十章 神圣同盟与安全的性质 211

拿破仑的逃离与欧洲的团结——战争的合法化——集体安全的问题——第二次巴黎条约——四国同盟与神圣同盟——政治家与先知——第一阶段

第十一章 梅特涅与保守的困境 231

保守主义与革命——职责与忠诚的观念——理性主义的与历史保守主义——梅特涅对宪法性质的看法——梅特涅对革命性质的看法——保守主义的困境——奥地利的国内体制——从政之道与行政

第十二章 亚琛会议与组建和平 259

合法秩序中的外交——新国际秩序的构成——奥英合作的基础——社会的与政治的斗争——有关亚琛会议的指示——亚琛会议讨论的问题——结束会议

第十三章 《卡尔斯巴德决议》与在中欧的主导地位 279

奥地利与中欧的关系——组建德意志——团结的希望破灭——暗杀科策布——特普利采与卡尔斯巴德会议——大国的反应——奥英合作关系的边缘化

第十四章 特罗保会议与欧洲的组织 297

“梅特涅体系”的结构——英国的革命观——那不勒斯的革命——梅特涅的困境——对神圣同盟的解释——特罗保会议——卡斯尔雷的反应——梅特涅的成就

- 第十五章 莱巴赫会议与欧洲的治理 325
梅特涅的外交策略——莱巴赫会议——第一阶段——卡斯尔雷与同盟——皮埃蒙特革命——重申梅特涅的政策——外交僵局——欧洲的团结
- 第十六章 希腊的叛乱 345
希腊的叛乱——第一阶段——政治家与先知——第二阶段——重新诠释神圣同盟——卡斯尔雷重返同盟——汉诺威会面——梅特涅对亚历山大的请求——塔蒂斯切夫—梅特涅的谈判——邀请函与备忘录——意识到岛国政策与大陆政策不符
- 第十七章 从政之道 375
会议制度的终结——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从政经验——从政之道
- 参考文献 399
- 索引 411

第一章 概 述

一

身处热核毁灭威胁的时代，不免让人怀念那些较少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外交的时光，那时战争的危害是有限的，大灾难几乎无法想象。如此形势之下，也难怪实现和平成为关注焦点，对和平的需求被认为是实现和平的推动力。^{1*}

但实现和平不像渴望和平那样简单。因为历史离不开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的身影，她以另一种形式满足人类的愿望或过分实现人类的祈祷，从而将其击垮。回顾以往，那些看似最和平的日子却是最少寻求和平的时候，而人们似乎无休止地寻求和平的时候，反而始终无法获得安宁。每当和平——即避免战争——成为一个或数个大国的首要目标，国际体系就处在了国际社会中最霸道成员的摆布之下。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某些原则也不可让步时，至少还可能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稳定局面。

因此稳定往往不是追求和平的结果，而是产生于一种普遍接受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不应与正义的概念混淆，它只是有关可行性安排的本质及外交政策上所容许的方法与目标的国际协定。它意味着该国际秩序框架被所有主要大国接受，至少一定程度上没

有国家过于不满，没有像《凡尔赛和约》后的德国那样以激烈革命的外交政策来表示强烈不满。合法化的秩序并不能完全阻止冲突发生，但它限制了冲突的规模。战争仍会发生，但将以现行格局的名义展开，战后的和平会被认为是更好地体现了“合法化的”普遍共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即通过谈判协调分歧，只能在“合法化的”国际秩序下进行。

每当有一个大国认为在当下的国际秩序或使其合法化的方式中受到压制，该国与其他大国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革。此时，不单是在既定体系下调整差异的问题，而是体系本身的问题。差异调整虽然可能，但会被认为是最终摊牌前巩固地位的战术策略，或是挫折敌方士气的手段。当然，革命国家的动机很可能是防御性的，声称感到威胁时很可能是认真的。然而，革命国家的显著特征不是因为它感到威胁——威胁是由主权国家建立的国际关系中固有的性质——而是没有什么能消除这种不安。唯有绝对的安全——压制对手——才被认为是充足的保障，因此某个大国希望获得绝对安全意味着其他大国将感到绝对的不安全。

外交是一门控制权力使用的艺术，无法在如此的环境下施展。认为只要有“诚信”和“达成共识的意愿”，外交手段总能够解决国际纠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处于变革的国际秩序中的每个大国都会被其他强国看做是恰恰缺乏这些品质。外交官仍会会面，却无法说服彼此，因为他们不再有共同语言。由于缺乏对什么是合理需求的共识，外交会议充斥着对基本立场枯燥乏味的重申、对背信弃义的谴责或“缺乏理智”和“颠覆破坏”的指控言辞，变成了一场煞费苦心的舞台剧，意图将尚未表态的国家贴上某个对立体系的

* 边码为英文原书对应页码，书后“索引”中所指页码即为此页码。

标签。

对于长期习惯于和平安宁又毫无灾难经历的国家来说，这将是艰难的一课。经过一段看似永久的稳定时期，它们几乎不可能相信革命的国家声称要摧毁现行的体系架构是认真的。因此现行体系的维护方一开始往往如此对待革命的国家，好像它的抗议只是策略层面上的，好像它实际上接受了现行的合法体系，而只是为了讨价还价才夸大了它的情况，好像只是因为心怀怨恨，想得到一些有限的安抚而已。那些及时对危险做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杞人忧天；建议随机应变的则被认为是稳妥理智的，因为他们占尽了所有充分的“理由”：他们的论据在现行框架下被视为有效。“绥靖主义”如果不是作为争取时间的手段，那就是因为无力对付无限制目的的政策。

但革命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它拥有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愿意甚至迫切渴望将它的信念贯彻到底。因此，无论一个革命国家能取得其他怎样的成就，它也将产生侵蚀作用，即使不能改变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至少会影响该秩序运行中的制约力量。稳定的秩序具有自发性的特征，革命局势的本质则是具备自我意识。在合法时期，责任原则是再理所应当不过的而从不被提及，因此该时期在后来者眼里似乎肤浅和自以为是；而在革命的局势下，原则却成为关注焦点，一直是人们的话题。成效甚微的努力很快就耗尽了其全部的意义，双方以同样的词语来援引各自有关合法性“真正”本质的版本也就很平常了。由于在革命的局势下，比起调解差异，竞争体系更在意破坏忠诚的行为，所以战争或军备竞赛就代替了外交手段。

二

本书将以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及战后影响为研究范围，在这十年

时间里，上文提及的问题尤为显著。很少有哪个时期可以如此充分呈现革命的国家出现后引发的困境：词语倾向于改变其涵义，甚至最熟悉的关系也倾向于改变其意义。一种新的思想大胆声称它将重塑现行的责任格局，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展开行动来实现这一思想。

- 4 “是什么使得权力合法化？”被卢梭定义为政治的关键问题，而无论他的对手如何努力，都没能消除这个问题。此后，争执不再是在被接受的框架下的差异调整，而是框架本身的有效性；政治竞争成为学说辩论：贯穿十八世纪复杂运行着的权力平衡瞬间失去了它的灵活性，面对声称其政治准则与他国不相容的法国，欧洲均势对大国来说貌似不再是充足的安全保障。但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心二意地试图恢复法国合法统治者原先地位的努力，只是加强了革命的干劲。一支建立在甚至连最专制的王权神授统治者都无法想象的征兵制度上的法国军队打败了侵略军并迅速占领低地国家，接着出现了一位征服者，他试图将法国革命的道义诉求变为现实。在拿破仑的影响下，不仅十八世纪的合法体系支离破碎，就连至少在同时代人看来作为稳定先决条件的实体防护都被毁于一旦。

尽管拿破仑帝国幅员辽阔，却证明了不被屈从的人民所接受的征服是多么脆弱。尽管拿破仑成功推翻了现行的合法概念，但他未能找到新的替代。欧洲从涅曼河至比斯开湾得到统一，但武力代替了义务，法国革命的物质成就超越了道德底线。欧洲是统一了，但只是消极的统一，敌对一个被视为异类（这是缺少合法性的最确凿的征象）的强国，“他者”意识很快被赋予了道义诉求并成为民族主义的基础。

当拿破仑在俄国战败，构建一个新合法秩序的难题最直接地摆在欧洲人面前。反抗情绪可能制造广泛的共识，或许甚至成为规模最广泛的共识，但这个因它们讨厌的因素而联合起来的共识体的成

员却可能会为该用什么来取代它而争论不休。正因如此，本书以一八一二年作为研究的起始点。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它——从对民族自决的道德辩护到英雄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已经有了许多诠释——一八一二年记录了这样的时刻，证明欧洲不能依靠武力组织起来，然而其他手段远不是如此显而易见。显然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新势力呼吁民众参政议政，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些势力要为这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动乱负责。法国大革命或许对君权神授观念给予了致命一击，但也恰是该观念的代表被召集起来结束杀戮的年代。在这种形势下，令人惊奇的不是解决方法显得多么不完美，而是多么有理智，不是如十九世纪史学自以为是的学说所评论的那样多么“反动”，而是多么平衡和谐。它可能无法满足理想主义时代人们所有的希望，但它或许给予了这代人更为宝贵的东西——稳定，使人们有机会去实现希望，而不至于受到一场大战或长时期革命的阻挠。本书研究范围以一八二二年为终止年，因为此时从革命冲突中浮现的国际秩序逐渐成形，并维持了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随后的稳定时期最好地印证了一个所有强国都接纳的“合法”秩序已经建成，因而此后它们都在此框架下寻求调整而不是推翻它。

欧洲之所以能从似乎混乱的局势中稳定下来，主要是由于两位伟人的努力：以谈判促成国际和解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以及使这种和解合法化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这并非说国际秩序产生于个人的直觉判断。每位政治家必须要在什么被认为是合理与什么被认为是可能之间进行协调。什么是合理的取决于他的国家的国内体制；什么是可能的则取决于国家资源、地理位置和决心，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源、决心和国内体制。因此，卡斯尔雷因英国的岛国优势而深感无忧，故倾向于只反对公然的侵略行为，但梅特涅作为位居欧洲大陆中央的大国政治家，尤其力图预先防范动乱。英国深信

其无懈可击的国内机制，提倡互不干涉内政的对外政策，而面临民族主义时代本国脆弱体系的危机，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则坚持拥有普遍干预权，无论何地出现社会动荡时都有权出兵镇压。由于英国只担心欧洲为一国独霸，卡斯尔雷首要关心的就是建立均势。但均势只能限制侵略的规模却不能防止其发生，所以梅特涅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合法观念并使自己成为该合法观念的监护人来维持这种均势。

两人都各有得失：卡斯尔雷使英国永远成为欧洲舞台的一员；梅特涅始终坚持其呕心沥血建立起的合法原则。但他们的成就不容忽视：一个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时期，稳定安宁如此普遍，甚至于可能部分导致了灾难。在这长期和平的时代，人们忘记了惨剧的悲伤，忘记了国家可能灭亡，忘记了动乱的损失可能无法挽回，以及恐惧能成为社会团结的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歇斯底里的兴奋席卷欧洲，这是一个愚昧时代的症状，但也同样是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代才会产生的现象。它表达了一个太平盛世的信念；希望世界都沐浴在爱德华时代的恩泽之下，人们安居乐业，没有军备竞赛也没有对战争的恐惧。若是早知道一九一八年的世界格局，更不用说知道如今的世界格局，哪位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宣布开战的首相不会因为恐惧而退缩？^①

如此世界面貌在一九一四年是不可想象的，这恰好印证了两位政治家的作为。本书将对此展开讨论。

^① 有一个人具有这样的直觉并且的确退缩了，当然，此人是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勋爵。

第二章

欧洲大陆政治家